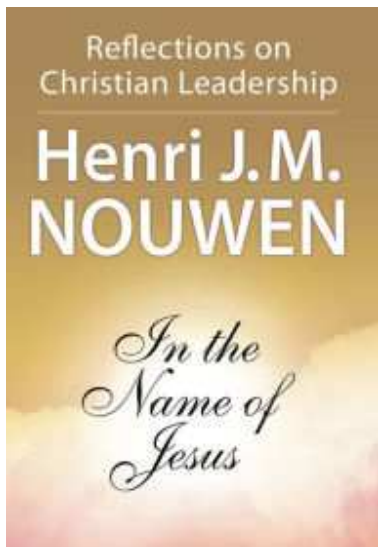


书香处处

In the Name of Jesus - Reflections on Christian Leadership
by Henri J.M. Nouwen

陶璟



In the Name of Jesus - Reflections on Christian Leadership
Henri J.M. Nouwen
The 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 1992
ISBNL 9780824512590

曾经看过一部电视片，是纪念卢云（Henri Nouwen）离世五周年。片中的卢云，是一位思想者，一位基督的信仰者与追随者，也是一位最终因思考而走进智障群体的真正的神父——一位严格意义上的“祭司”。那时一直听说卢云神父的名字，但却没有读过他的著作。对于基督徒来说，他的形象因为一位天主教神父所引起的中世纪式的联想而略显陌生，但是他所表达的思想与情感却不陌生。他在演播室场景里学者风范的谈笑风生、他与黎明之家智障者的共同生活起居、他在那些著名学府怀旧风格的庭院和多伦多 downtown 金融中心高楼大厦背景下街头的侃侃而谈，与方舟团体的负责人在他丧仪上充满情感与哲理的追思，以及片中最后一个镜头——他在安大略一片宁静原野墓地上的十字架形成鲜明的对比。生命已逝，音容犹存，而真正使作为学者与事奉者的卢云的精神，和作为广义上基督徒的卢云的灵魂，在这个世间继续以有意义的方式存在的，莫过于他所留下的著作。

In the Name of Jesus 是卢云去了黎明之家之后的作品，应该代表他晚期，也是灵性成熟时期的思想。后记告诉我们，他曾经在一个会议上演说过书中的内容；但是，这不仅仅是一篇就马太福音 4:1-11 主耶稣在旷野受撒旦试探、以及约翰福音 21 章主问彼得之爱的一段经文，应用于对他尚是未来的 21 世纪基督教领导者的系列讲章；这部小书更使我看到他渴望袒露的心灵。我想，这是他作为一个个体的人超越了宗教的形式、学术的流派和思想的藩篱，而能以文字触动许多平凡人灵魂的真正原因。应当记得卢云曾经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纪，同一个当代社会。当效率、成功、控制感这些属于似乎自信满满的现代人的追求，同样潜移默化着神葡萄园中的工人；当钢筋混凝土的现代建筑与喷气式客机同样成为“祭司”们的生存背景；当世俗化的潮流同样地冲击着 21 世纪的普世教会，卢云以特有的方式揭开了自己内心的焦虑，并在圣经真理的映射中向我们呈现他思考的亮光。

“惟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彼前 2:9）感谢神，作为基督徒，我们更明白我们每一个人的祭司职分。卢云的思考是在天主教的“圣俗”截然分开的召命观下进行的，但他准确地使用 *Christian Leadership* 这个词语，使我们能够容易地把它转换成为基督教的视野，知道他所呈现的是所谓全职事奉者的生命反思。

在前言中，卢云首先讲述了促使他从 Harvard 来到 L'Arche（方舟）这个服务社会边缘的智障人士的机构的动因。二十五年的“祭司”生活，二十年在学术环境中教导教牧心理学、教牧神学和灵修学之后，卢云感到了内心的危机。“I found myself praying poorly, living somewhat isolated from other people, and very much preoccupied with burning issues.”¹ 他询问自己与耶稣基督是否因年龄的增长而有更亲密的关系；不仅仅是“烧尽”的感觉，而是对于自身生命状态的困惑，他感到自己的“成功”使灵魂处于潜在的危险之中；发觉所处的是灵性死亡的黑暗地带，这是一个真诚者无法对自己掩饰的虚空。

¹ *In the Name of Jesus*, Introduction

“Go and live among the poor in spirit, and they will heal you.”——卢云感到那个呼召是如此亲切，如此确定，以至于他别无选择，只有听从。我们非常倾向于将类似的举动不知不觉地崇高化。但是明显的，卢云的这一步 downward mobility 首先是为了寻求自己的医治，这与“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for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太 5:3）——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高举“灵性贫穷者”、将他们置于八福之首，还是不那么搭界的一件事情。

而他所发现的，似乎超过他的预想。

（一）

即使不是天主教神职人员的独身主义使然，一个沉湎于内心世界的思想者也注定生活在孤独之中。这与地位、成功、财富、声名、婚姻、朋友似乎没有本质的关联，虽然许多时候我们追求这一佛刺猬，必须保持安全的距离。我们以为越多的成功标志就能换来越多的接纳，因而竭力打造光环，以在人群中确保我们远离拒绝、羞辱与伤害。我们害怕脆弱的自我暴露在甚至是自己的面前，我们竭尽全力否认自己和他人的真实，而任何有穿透力的思考只要触及赤裸的人性，就不免使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惊慌失措。

黎明之家给予卢云一个群体，而这个群体对他的接纳与否完全不取决于他个人的成就。他感到自己的 naked self——那个需要肯定，害怕拒绝的自我，不能从以往任何成就中找到支撑；他感到 vulnerable，尽管一群智障者对他的拒绝与否，不会动摇他在学术界和宗教界的地位声望，却促使他思考主耶稣爱的本质：将祂自己成为 vulnerable 并完全给了我们人类。于是卢云从撒旦在旷野中对主耶稣的第一个试探——变石头为面包——指出，事奉者的诱惑首先在于那种“做点什么来在别人的生命中留下影响”的企图。他深刻地指出世俗化的世界对与“We are in control”的控制感与效率感的追求；指出事奉者的权威已经被当代那些“世俗祭司”：心理学家、心理治疗师、婚姻辅导者、医生们悄然代替，人们普遍误以为自己欠缺的不是信仰而是某种能力。即使是真正的“祭司”们自己，也不再对于实际问题期待属灵的

答案，这就是在世俗化氛围下，在“成功导向”（success-oriented）的世界里基督徒领袖们感到自己越来越边缘化的原因。但是，在当代社会那些财富、成功、权势、声望的背后，许多人却挣扎在深刻的道德与灵性的“残障”中，完全不知应当从何处寻求医治。

卢云因此指出，未来的基督教事奉者应当逆世俗潮流而进入一切所谓的“成功”闪亮表面下的忧伤与苦痛，并在那里带去耶稣基督的生命之光。他用约翰福音21章主耶稣对彼得三次询问的问题，重新提醒我们事奉者最重要的资格是对主耶稣有真实的爱。在一个追求权力、效率和控制的世界里，那位被拒绝者、无名者、被伤害者耶稣再三问我们的问题只是，我们是否诚心爱祂。这将使我们全然忘记我们自己是否被人看重，我们能做多少成就和展现多少成果，而只面对唯一的挑战，一个爱的挑战。我们要知道神的心，在这个孤独绝望的世界上，祂需要千千万万懂得祂那一颗饶恕、关怀、向我们敞开并渴望医治我们的热心的男人和女人，去服事祂所爱的人群。这颗事奉者之心只想给予爱，并收到爱的响应，这颗心因为人们拒绝相信神所给予的安慰与盼望而感到极大痛苦。未来的事奉者应该懂得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为的神那一颗“肉心（a heart of flesh）”，这意味着恒常不断地、坚定地宣告“God is love and only love”——神是爱，只是爱；每当恐惧，孤单和绝望侵蚀人心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这些绝不是从神而来。神那“first love 首先的爱”，是没有条件和没有限度的，而一切人间其它的爱，无论来自父母，配偶，朋友，都是脆弱的，有可能会将我们不期然带入疑惑与绝望中：每日生活中让我们看见的爱的阴影，使我们意识到那在今生还没有完全离开我们心中的黑暗。

卢云说，当我们带着对神爱的知识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在所到之处，除了带来医治，和好，新生命与盼望以外不能做任何其它的事情。那想要做点什么和成功的欲望渐渐消退，我们惟一的愿望将是用我们全部的生命去对每一位弟

兄弟姐妹说，“你是被爱的。没有任何理由惧怕。在爱中神创造了你内在的自我，并且在母腹中编织了你的生命。”²

那么，如果事奉不是渴望成功，而是渴望去爱，如何可以达到这种爱呢？

卢云说，这要通过 *Contemplative Prayer*——默祷的操练。

沉思，默想，这对于 21 世纪的人们是奢侈的字眼。卢云提醒我们去做这样的祷告，这是比一切紧急的事情更重要的。也许这本身得益于神父的职分与天主教的深厚传统；但是，卢云显然超越了宗教仪式的看重，而直指信仰生活的本质。他说，我们应当成为“奥秘派”——*Mystic* 就是把自己的身份（*identity*）深植于神首先的爱中的人。保守自己恒常在主耶稣的同在中，只能通过默想祷告。这使我们始终感觉安全，根基稳固，即使我们的生活遭遇变动，常常被噪音和冲突环绕。我们是自由的，因为我们找到了永恒的居所，找到了我们的归属——永生神自己，即使我们周围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在给我们相反的暗示。未来的事奉者和领袖们如果仅仅是一些有道德、受过良好训练、渴望帮助自己的人类同胞、能够对他们自己时代的紧迫问题提出富有创见的响应的人们，还是不够的，那不是基督教领导的核心。未来的领袖必须是真正意义上属于神的男人和女人们，渴望常住在神的同在中，聆听神的声音，瞻仰神的荣美，触摸神成为肉身之道，并完全地品尝神无限的良善。

卢云建议的改变，是从 *Moral* 到 *Mystic*。卢云告诉我们，神学——*Theology* 的本意，是 *Union with God in Prayer*，在祷告中与神联合之意。因此神学不只是一个学术科目，神学学者也不应感到祷告的困难。恢复神学的敬虔本意，能使每一个说出口的词语，每一个给出的建议，每一个规划的策略都直接出于一颗亲密认识神的心灵。“When we are securely rooted in personal intimacy with the source of life, it will be possible to remain flexible without being relativistic, convinced without being rigid, willing to confront without being offensive, gentle & forgiving without being soft,

² In the Name of Jesus, P.27-28

true witnesses without being manipulative.”³ 道德层面的辩论，通常很容易滑入纷争的歧途；而属灵的追寻则导向真理。让我们学会一遍一遍地聆听神那爱的声音，并在那里找到智慧与勇气之源。

(二)

主耶稣在旷野受到魔鬼的第二个试探：从圣殿顶上跳下来，引出卢云所说事奉者另一个方面的诱惑。这就是希望做一些引人注目的成就，来获取欢迎（popularity）。而事奉（ministry）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卢云说，他在神学院里学到的是以个人的方式，用他所受的训练和装备来为每一个疑惑提供答案，每一个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每一个痛苦给出解药。他自己的教学研究生涯也给予他极大的个人自由。但是在方舟，他不仅被一个集体生活所改变，而且发现，耶稣不是来赢得掌声的，事奉耶稣的人也一样。再次回到约翰福音 21 章，主耶稣确定彼得对他的爱以后，对他说，“喂养我的羊”——这就是事奉者的责任。卢云还指出，这种喂养的事奉是群体性(communal)，也是双向性(mutual)的。

首先，我们是两个两个被差遣出去的；我们不是被呼召去单独传扬神的福音，而是作为一个群体，在群体中一同去宣扬天国的信息。独自旅行与结伴同行完全是不同的感受。卢云诚实地坦白，他发现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要对主耶稣真正忠心是如此之难。同时他认识到，那正在医治的、那讲解真理的道的、那位主，也永远不是他自己，而是耶稣基督。

其次，主耶稣希望彼得喂养祂的羊群，不是作为照顾客户的“职业人士”，而是作为软弱的（vulnerable）弟兄和姊妹，去了解也被了解，去关怀也被关怀，去饶恕也被饶恕，去爱也被爱。卢云说，“Somehow we have come to believe that good leadership requires a safe distance from those we are called to lead.”⁴ 某种程度上我们认为好的 leadership 要求我们与我们被呼召去带领的人们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就像

³ In the Name of Jesus, P.31-32

⁴ In the Name of Jesus, P.43

那些药剂师、精神科医生和社会工作者所提供的单向性的“服务模式”一样；其实却不然，我们服事，同时也被服事。卢云强调与服事对象的一个深入的个人关系（a deep personal relationship）。因为我们自己并不是医治者(Healer)，不是那使人和好者(Reconciler)，不是那给予生命者(Life giver)；我们是有罪性的、破碎的、脆弱的（sinful, broken, vulnerable people），与我们所照料的人们需要同样多的照料的人们。“The mystery of ministry is that we have been chosen to make our own limited and very conditional love the gateway for the unlimited and unconditional love of God.”⁵ 服事的奥秘就在于，我们已经选择使我们自己那有限和有条件的爱成为神无限和无条件的爱的出口，因此，真正的服事必须是双向的。“When the members of a community of faith can not truly know and love their Sheppard, shepherding quickly becomes a subtle way of exercising power over others and begins to show authoritarian and dictatorial traits.”⁶ “Servant Leadership”就是这样的领导，他/她需要人们正如人们需要他/她一样。由此卢云指出，明日的教会所需要的不是按这个世界的 power game 建立的领导体系，而是如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多人的救恩付出祂生命的那种仆人领导者模式。

那么，这种群体和双向的事奉是如何建立呢？卢云的答案是，认罪与饶恕（Confession and Forgiveness）。这是战胜“个人英雄主义(Individual heroism)”的最好途径。卢云说道，除了必须深深植根与沉思与默祷之中外，未来的事奉者也必须愿意向所服事的群体为自己的“破碎(brokenness)”忏悔和寻求宽恕“be persons always willing to confess their own brokenness and ask for forgiveness from those to whom they minister. Confession and forgiveness are the concrete forms in which we sinful people love one another.”⁷ 卢云察觉 priests 很容易成为 least confessing people，这使 Spirituality 蜕变成为 Spiritualization，使真正的灵性生命被属灵化的形式所代替。如果事奉者必须隐藏自己的罪性和失败，而只能跑到远处的陌生人那里去寻求一点安慰和鼓励，他们如何能在所事奉的人群中找到爱和关怀呢？而“Through

⁵ In the Name of Jesus, P.44

⁶ In the Name of Jesus, P.44

⁷ In the Name of Jesus, P.46

Confession the dark powers are taken out of their carnal isolation, brought into the light, and made visible to the community; Through forgiveness, they are disarmed and dispelled and a new integration between body and spirit is made possible.”⁸ 当然卢云并不是说事奉者必须把自己的失败在讲台公开，但是他们都需要一个地方，来分享他们自己最深的痛苦和挣扎，并在破碎中将自己带入神爱更深的奥秘中。

卢云自己在方舟团体找到了这个地方，一群对他隐藏的痛苦给予关注的朋
友，他们以“gentle criticisms”与“loving support”使他对自己的召命忠心到底。最后，卢云祝愿所有的事奉者都能找到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这样一个安全的所在。

那部电视片的尾声，卢云的葬礼成为他这个心愿的最好注解，如同一叶小舟，被一群友爱的船队护送进入他自己的港湾，卢云地上的生命安息在爱的温暖之中，而他的灵魂已经与主同在，永不会再孤单。

(三)

主耶稣在旷野面对撒旦的第三个诱惑，撒旦引诱耶稣去跪拜牠，来换取万国的荣华。这，是关于权力。卢云在这里引出 Christian Leadership 的第三个特质，“Leadership means to be led.——领导意味着被领导”⁹。

主耶稣是这样的领导的典范：祂选择成为贫穷的，没有权力的（poor & powerless）；祂没有行使祂的神性权力，却倒空祂自己，成为我们的样式。那么，是什么使权力对于人有如此大的诱惑呢？“What makes the temptation of power so seemingly irresistible? Maybe it is that power offers an easy substitute for the hard task of love.”¹⁰ 爱是一个困难的责任，而权力很容易成为爱的替代品。主耶稣问彼得，也问我们，“Do you love me?”门徒却问在天堂谁可以坐在他的左右。自从蛇在伊甸园诱引夏娃去吃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就常常被引诱以权力来代替爱。但是耶

⁸ In the Name of Jesus, P.49

⁹ In the Name of Jesus, P.55

¹⁰ In the Name of Jesus, P.59

稣在旷野到十字架的路程中胜过了这个致命的诱惑，“Jesus lived that temptation in the most agonizing way from the desert to the cross.”¹¹

卢云引用主耶稣对彼得交付了牧养的责任之后所告诉他的——在他年老的时候要被人捆锁，并带到他所不愿意去的地方，指出 Christian leadership 的核心就是“let go of power and follow the humble way of Jesus”。¹² 耶稣对于属灵成熟的见解，就是被引导到自己所不愿意去的地方——人自己所不知道，所不想要，和痛苦的境地——的意愿与能力“The way of the Christian leader is not the way of **upward mobility** in which our world has invested so much, but the way of **downward mobility** ending on the cross.”¹³ 而只有这样的“向下的移动”才是引我们进入神的喜乐与平安的正途，那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平安与喜乐。

卢云告诉我们，受苦的神仆——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仆人领导者在 powerlessness 与 humility 中间需要彰显的。这不是“psychologically weak”，不是“no spine”或者“let everyone else make decisions for them”，而是“power constantly abandoned in favor of love”。这是一群如此深深爱着耶稣基督，以至于准备好去跟随祂到祂指引的任何地方的人们，始终相信有祂同在，他们就可以找到生命，并且是丰盛的生命。

未来的领袖需要贫穷——这是一个圣弗朗西斯式的宣告吗？不带面包，不带金钱，没有多余的外衣，就这样踏上信心的旅程。“Wealth and riches prevents us from truly discerning the way of Jesus.”¹⁴ 财富使我们无法真正辨明耶稣的道路；贫穷所提供的好处，没有其它，只有让我们成为被领导者的可能。我们必须依赖我们去到的人群对我们的反应；那才是主耶稣的灵所引导我们要去的地方。

¹¹ In the Name of Jesus, P.60

¹² In the Name of Jesus, P.62

¹³ In the Name of Jesus, P.62

¹⁴ In the Name of Jesus, P.64

接下来卢云再次回到实际问题：如何成为这样被领导的领导者？他的回答是：神学的反思。卢云说，这样的反思可以是帮助我们辨明我们正在被引领的方向。

作为学者，卢云敏锐地指出事奉者（主要是欧美教会，我认为）在受教育的环境中已经无形之间受到许多来自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影响，以至于真正的神学思考——以耶稣的心为心的思考——受到极大的冲击，自然也很难在事奉的实践中看到了。没有坚实的神学反思为基础，未来的领袖不免与伪心理学家，伪社会学家和伪社会工作者差不了多少：这些职业性的思维是作为 *facilitator* 和 *role model*，以专业身份“帮助”自己的同胞对付每日生活的压力而谋生。而基督教领袖所要做的一切却完全与此类归根结底是人本主义的努力无关，“the Christian leader thinks, speaks, and acts in the name of Jesus, who came to free humanity from the power of death and open the way to eternal life.”¹⁵ 全书的主旨：In The Name Of Jesus 在此浮现，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名思想，奉主耶稣的名宣讲，也奉主耶稣的名行动；祂来这个被罪忧伤侵蚀的世界不是为了提供一点麻醉，而是将全人类从罪恶与死亡的权柄下释放，并开启通往永生的道路。因此我们是被引向十架，在再从十架引向复活。这属天的道路，真理，生命，不是人间一切小学可以代替，而基督教事奉者也必须要有正确的分辨能力，来使自己走在正途。

卢云所谓神学性的思考（Theological reflection）是对我们每日所面对的苦难与喜乐交织的真实人生以基督的心所做的反思。它能够提升我们的良知，进入对神温柔指引的认识中。这是很难的操练，因为神的同在通常都是隐藏的同在，是需要被发现的同在。世界的噪音已经使我们对于神那柔和、慈爱的声音充耳不闻，而事奉者被呼召去帮助人们重新学会聆听神的声音，并得到真正的安慰。

因此卢云把未来的基督教领导者定义为神学性的领导者。这一切，按照卢云的说法，必须从神学院开始。人们应该在这里受训来分辨时代的迹象，而不仅仅是知识上的装备。它要求一个深入的涉及全人的属灵塑造过程——包括身体，意志与

¹⁵ In the Name of Jesus, P.66

心灵。这是按照耶稣基督的心进行的属灵塑造——祂那倒空自己成为奴仆的样式，是神学院训练的核心。

卢云说，他从哈佛到方舟的改变，促使他对基督教领导者进行了这一系列的思考。“Those from whom I least expected to learn are showing me the way.”能力、接纳与权力，都只是诱惑，而真正的领导者应当是 praying leaders, vulnerable leaders, trusting leaders——是祷告的领导者，柔弱的领导者，也是信靠的领导者。

(四)

卢云在黎明之家没有与学术世界隔离，他不时与新的同伴出现在那些 conference 上，带来更多新的思考。人们对他的生活怀着更多的关注，而卢云则以自己的行为彰显他的思想。

那么，比尔，还有亚当……这些智障者是“灵性贫穷者”吗？不，至少他们自己并不这样认为。因为他们没有被赋予认识的能力，是在完全蒙昧纯朴的状态。这是否是神所要我们恢复的智慧呢？电视片中卢云说过，看到智障的亚当，他就看到了神眼中的自己。

回到伊甸园。或者，来到启示录。舍弃智慧，而得到生命，才是真的智慧。

在另一部书中，卢云写下了他面对伦勃朗那一幅名画《浪子回家》的思考，感到自己被呼召，不仅是作为“浪子”的小儿子，作为“好人”的大儿子，也是作为那一位“父亲”。爱，首先是关系性的；而关系，是决定性的。卢云感到的是爱的饥渴，他认识到去爱，像天父那样去爱，是获取爱的真正途径。

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想，如果比尔是卢云的儿子，他会怎样让他在华盛顿的会议上出现？当一个智障者在智力健全者的云集中，完全无知于他一切获取友谊、

认可和平等交流的真诚举动所引起的“正常人”的感受，卢云的爱，还不是真正父亲式的爱。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人的局限在于他们不可能知道自己的局限。

卢云的信仰、思想和生活实践，在这个时代，无疑是真诚、敏锐和深刻的。卢云的思考，让我想起另一位天主教圣徒特莉萨修女——他所说的，是否正是特莉萨修女一生所做的？我以为，天主教的严肃召命，默想、祷告与功德，当被真诚地付诸实践，神父与修女那一生的、虔诚的、分别为圣而谦卑的信仰态度，是值得基督教信仰者效法的。

不同的是，特莉萨修女在她还年轻的时候所听到的，是耶稣说，“我渴了。”她感到了去付出爱的呼召。她在一切贫穷者身上看见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渴了，他饿了，他病了，他在监狱里，他赤身露体，他无家可归；她以虔诚敬畏的心服事她的一切受助者，因为对于她来说，他们就是主耶稣自己。她不仅一生忠于自己的呼召——服事贫穷者中最贫穷的人们，而且在服事中，她始终保护那些贫穷者的尊严，如同尊敬主自己。

特莉萨修女近年被媒体披露的一些向告解性的私密信件，流露出她曾经长期生活在灵性的黑暗中，她说自己感觉不到耶稣的爱，与此同时，她却没有间断付出爱的行动。与那些显然缺乏信仰背景的作者带着怀疑和贬义的分析不同，我以为这些信件是一个圣徒极其真实与宝贵的信仰见证。虽然不了解特莉萨修女的信仰细节，但仅从她那一本薄薄的由别人收集的言论集素朴而美丽的话语中，我没有理由不相信她是一位由神圣的爱所驱使的圣徒。因为爱，所以痛，我们只是在这个忧伤的世界寄居，这原是我们的命定。

忽然想到，我们不是被呼召来思考爱。

我们是被呼召，来爱。

但是，爱是最难的功课。事奉者就是爱者，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伸出的双手，是主耶稣流血的双脚。每一个被呼召去爱的人，都是一个自己也需要爱的人。

真正的爱建立在关系上，而不是在表现上——爱是完全的接纳，爱是完全的尊重。羞辱与拒绝是人生最残忍的事情，宛如地狱的体验；接纳与鼓励，却能使最大的痛苦霎时化解，苦境成为人间天堂，也使人性闪耀出神性的光辉。

爱，意味着举着光明的火把走进黑暗，即使这黑暗大而无边，常常要将我们手中的光明湮灭；然而主耶稣如清晨的日光，从高天照亮我们坐在死荫幽谷里的人们，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使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坦然无惧用公义圣洁去事奉祂。让我们这些光明之子，勇敢地走进人群，成为主所差派的一队又一队光明与爱的使者。